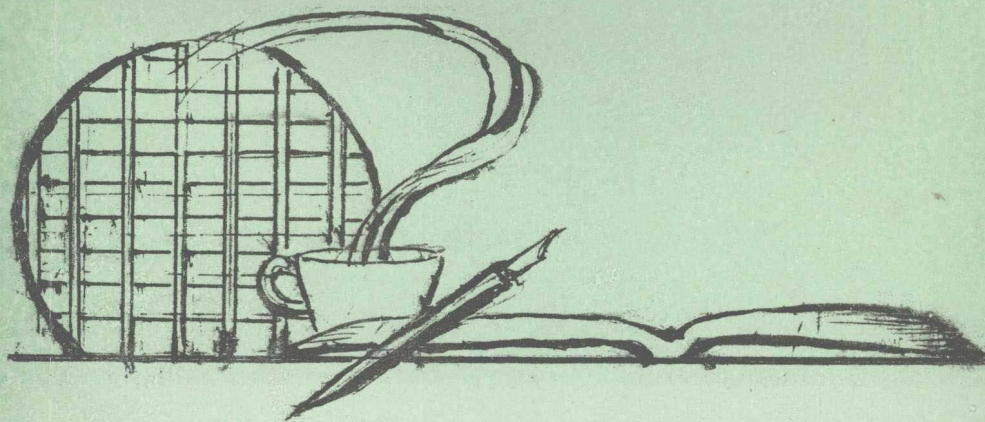


晴窗拾萃

颜本敏 著

作者殊夫 翁维雄 转赠
2007.11.19



前 言

一、《晴窗拾萃》一书，非卖品。书成之日，将无偿献给那些爱好乡土历史的人士观赏，或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此而已。

二、该书由“小城记事”、“改革之花”、“乡土轶闻”、“人物春秋”和“人文景观”等五部分组成，全书收入短文 43 篇，共拾万多字。

三、这些短文中，有 33 篇已在《连平文史》、《河源文史》、《连平县志》、《陋巷志》以及《连平教育志》等史书刊载。余下 10 篇，将在《连平文史》第十一辑发表。

作 者

2003 年 6 月 27 日

序 一

乡土历史向来对后世大有裨益。许多正史不载、地方志书也收不进去的历史名物、生活习俗、地理变迁、行业兴衰、事件始末、人文景观、逸闻趣事、本土精英等等，往往都是因为文化人的写作，才为后人保留下了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珍贵史料。后人往往将文化人的作品与正史、地方志互为印证，而整理归纳出有规律、有价值的著述。是故，自古就有经史子集也。

颜本敏老先生的《晴窗拾萃》，就是这样一本以自己所见、所闻、所考，记载连平县乡土历史的文化人著作，既对现世有补，又对后世有益。观之，由家事知国事，由地方知全局，由当今知历史，由前世之因知后世之果。颜老先生对这片自己生长于斯迷茫于斯痛苦于斯奋斗于斯的乡土的挚爱之情充溢字里行间，读来实在让人感佩。

颜老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写作理论性学术专著《公廉说》一书时，因诸多史实牵涉连平颜氏，故常常请教于颜老先生，老先生不厌其烦为晚辈释疑解惑的谆谆教诲，于今犹闻在耳。本书中《颜希深与官箴碑文》《考证与拾遗》等篇，

亦为拙著写作直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而老先生卓然独立的处世品格、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使晚辈受益终身。

我本拒绝为人做序，因为器器尘世人心不古，受人之托，应人之请，往往褒贬难公允，扬抑难执中，恐自己亦不能免俗也。然老先生之命我不能不受，老先生报效家乡造福后人的拳拳之心我无法不爱，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人做序。

司雁人

2003年7月10日写于河源

（作者是山东日照人，主任编辑，1994年任河源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至今，有理论性学术专著《公廉说》出版。）

序 二

我们家，喜欢研究地方历史的要数本敏哥其人。他早年读过二年“私塾”，古文造诣极有水准。5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只从事了不到两年时间的教学，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曾几度浮沉，半生坎坷，最后落到农村去务农。他20多年来如一日，“韬光养晦”，没有任何社交，农事下来，只能听听老人们讲述一些地方掌故和趣事轶闻，要不就和书本打交道，因而史书通鑑等等倒也涉猎不少，这为其1981年平反复职后，执教、编史、修志、写稿件提供了先决条件。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回家乡定居时间不长，犹记得小时曾听双亲提及过本敏哥，谓他最爱阅读古典小说，有时竟至废寝忘餐。其学画读书各方面也极勤奋，当年在老一辈们的评论中，他是一个自爱、自觉的好子弟。

50多年后的1996年秋，我由美返国，应邀到广东河源新丰江库区考察水资源、水污染防治等学术项目时，曾抽空

北上连平老家探望昔日的堂兄弟。虽是短暂的会晤，但久别重逢，谈资亦甚丰，皆老矣！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祖屋花园摘桃李以及古城墙上追逐游戏之情景，不禁唏嘘！其间敏哥慨叹说：“他年已近古稀，一事无成。拟将其复出后所写之短文集成一书，命名《晴窗拾萃》以传世。”并问序于我，其实我对家乡情形知之甚少，惟盛情难却，也只好聊学“涂鸦”。但愿是书面世后，能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好评，则我这个海外赤子亦堪告慰也！是为序。

颜本琦谨识 1998年春写于美国依州大学

（作者是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爱沃华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博士。曾任美国依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小城记事：

- 1、太平军攻城记
- 2、清末连平农民抗征耕牛税的风波
- 3、颜国华和他的第十旅
- 4、连平中学创建时的一场政治风波
- 5、抗日战争期间连平县城的二次浩劫
- 6、韶关疏散对连平经济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
- 7、解放前连平为什么会有两名“国大代表”
- 8、解放前连平境内的二起特大车祸

改革之花：

- 9、九连山制药厂发展初探
- 10、恢复高考后的连平中学现状
- 11、连平县城服务业发展概况
- 12、连平中医院发展概述

乡土轶闻：

- 13、解放前的“连平飘色”
- 14、解放前连平矿产开采与收购点滴
- 15、解放前连平县城的炮竹业

- 16、解放前沟通城乡商品流通的“肩挑贩运”
- 17、解放前城内观音堂简述
- 18、解放前连平县城的“典当业”
- 19、连平颜氏简况
- 20、颜希深与“官箴碑文”
- 21、颜伯焘奏摺（译成白话文）
- 22、考证与拾遗
- 23、连平唯一的少数民族——畲族
- 24、略谈解放前连平县城的民间律师
- 25、解放前忠信地区农民抢粮事件始末
- 26、解放前连平民间的几种娱乐
- 27、解放前连平民间“私塾”
- 28、抗战时期连平“人贩子”活动忆述
- 29、抗战时期“收兵连”的罪恶勾当
- 30、解放前连平县一中队与联防队的一场火拼
- 31、在麻陂“劳动队与石龙炼铁连”劳动的回忆
- 32、文革期间内莞公社的一宗冤假案
- 33、“安家落户”记
- 34、记集体到隆街河角坪落户的前前后后

人物春秋：

- 35、连平颜氏三代四督抚传略
- 36、颜培瑚传略
- 37、谌简之其人其事
- 38、颜寿泽传略
- 39、颜泽滋事略
- 40、谢君豪先生的“文坛生涯”
- 41、颜本琦传略

人文景观：

- 42、府第析
 - 43、连平古州城百间百姓祠堂
- 后记

太平军攻城记

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连平州每届考秀才的录取名额，由原来的 12 名增加到 24 名，这是因为太平军曾先后三次攻打州城而未破，清政府为嘉奖当时的连平官民守城有功，所以每次增加秀才 4 名，三次便是 12 名。这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笔者曾搜集过有关资料进行核对，因未见文字证实有太平军三次攻城的记录，故目前尚不敢妄下断语。但太平天国自咸丰 3 年（1853）建都金陵（即今南京）时起，至同治 3 年（1864）天京陷落后的 10 多年间，太平军曾先后二次攻打过连平州城而未破却是有文字依据的。

第一次，1859 年（清咸丰 9 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石镇吉、石镇常率师由粤东兴梅地区经连平时，出于战略考虑，先不急予攻城，只是把大部队驻扎在州城四面的村庄，形成包围圈，紧紧地把州城围困起来，企图通过散发“告示书”，进行政治攻势，敦促城内官民开城投降以减少伤亡。其“告示书”原文是：“太平天国大臣中旗宰制石，为海谕连平城内四民人共知悉：照得本大臣恭奉简命，统率雄兵，安抚天下。战无不胜之师，攻无不破之城，虽坚如铜关铁卡，无不势如破竹。尔民等諒亦闻之久矣。前此嘉应州（即今梅县城）兵民抗敌，当经市谕该知州文成弃城逃避，或闭门纳款，无如该官昏耄无知，执迷不悟，以至满城生灵均遭涂炭，言之殊堪痛恨！尔等亦必与闻也。□此所抵城下，不忍不教而诛。该知州辟门投降，内外合行海谕，通知城内人等，务宜通权达变，切勿口信胡虏官兵，以至贻害身家，或弃城逃避，西门有可生之路。□□帮□出力，一旦城破，寸草不留。限

明午回书。前车之鉴，□难及。切切须知，凛遵毋忽。”此书送入城内后，时任连平知州孙志均（江西人和人），以为城高壁坚，实力雄厚，再强人的敌人也休想攻破城池。因而他有恃无恐地大骂太平军是“长毛”^{注①}、是贼寇，想攻破城池是妄想。其原书如：“□□圣朝特授连平州正堂孙，□为晓諭贼孽各旗：□□□□圣天子莅任，惠爱子民，剿除贼寇，尔贼等自咸丰元年□□□□，挫江南，焚虎尖耦，天命当诛。奈有贼出身□□，义同恶相济，自□□□□物徒哺啜，害杀丞民，强淫良妇，腥闻在上，天怒人怨。所□□□□刑国，广东兴宁杀尔贼孽，尸首载途，仅剩残贼，各旗未□□□，今窜抵连平城下。尔不知城中谋臣如云，战将如虎文有孔孟之道德，武有孙吴之韬略，若不早避，一旦纠集四图壮勇，从儿路夹攻而来，城内□而杀出，□尔贼孽万命，斩草除根。尔贼等当见机而作，勿至涸鱼熟釜□□□也。”

太平军遭到城内拒绝投降后，只好部署兵力，准备攻城。为了尽快结束战事，就必须先行扫除外围一些零星之敌，其中太平军攻城时最受威胁的是城西郊只一水之隔的“西门围”。这个西门围据点，地势高耸、东、南、北三面环水，只西面有路可通，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它原是梁、刘、赖三姓的聚居地，自梁冯两姓械斗梁姓获胜后，围内实力大增，有土炮、抬枪。当太平军即将到达州城时，城外一些财主为了保命，也纷纷逃入围内，并立即组成一支人员较多、战斗力较强的地主武装，与州城守军遥相互应。对此，太平军决定组织兵力先行攻破这个据点，经儿昼夜的激烈战斗，围内仍坚守不动。有作战经验的太平军战士向领导建议：“要拔掉这个据点，首先要断绝其水源，这样不出三天，围内不攻

自乱”。果然几天后围内因缺水而丧失了战斗力，任由太平军的猛烈炮火轰击，结果将该据点的全部人员消灭掉，楼阁房屋也全部夷平，终于解除了太平军攻城时腹背受敌的威胁。

接着太平军每天蜂拥攻城。无奈城内州官动员“男人上城楼，女人担石头”，并以土枪土炮、石头石灰、滚开水、滚糯米粥等为武器，日夜坚守不懈。太平军几次冲锋，伤亡惨重，据说连将领石国忠^{注②}也被城内大炮打出的铁链扫断头颅。最后只好改用“地道战”^{注③}的办法攻城，可是当他们在城东水关口附近的地下挖掘地道时，又被城内守兵发觉^{注④}，预先作了防卫措施。结果轰隆一声，水关口一段城墙被炸开了缺口，但城内三口塘一带却用猪笼填满石头筑起了临时防御工事，太平军敢死队几次从突破口冲入都被挡回。太平军将领们眼看费时三个多月，还无法攻破州城，于是向陂头方面撤离。

第二次：天京陷落后，坚持在江南作战的太平军余部康王汪海洋，占领广东的镇平后，因兵力不足，又于1865年（同治4年）9月下旬向镇平的西南方向突围。6天后转移到兴宁、罗岗一带，准备挥师西进，把队伍带到江西的龙南、定南、信丰——一带北上与稔军会师。因途中受到阻击，只好放弃西进计划，返师广东连平（《梅州文史》第三辑138页）。当康王率队到达连平时，上任不久的知州福多（满族人）早已得到消息，闭门抵抗。太平军这次途经连平，其目的主要是想越境往江西。并不太想占领州城，连攻三日不下，随即改道内莞蓝州，经九连前往和平。从有关资料得知，第二年即1866年1月28日，康王汪海洋在嘉应州城（即今梅州市）突围时壮烈牺牲，其余部后来在丰顺县北溪村一战，已全军覆没。

太平军二次兵临连平州城下，都未攻破城池。但他们毕竟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支柱，是我国近代史上农民起义影响最大的一支革命队伍。其光辉业绩已为历史所肯定，来连平攻城的太平军，不管怎样说，其风范，都给连平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注①，“长毛”：太平天国的人一律蓄长发，不像清朝的装束，不梳辫，而且把长发散开在脑后及二肩部位，故清人称他们为“长毛”（含贬义）。

注②，相传翼王石达开之弟石国忠，在率兵攻打州城时，被土炮射出的铁链扫断头颅，安葬于西门岗。据一些老年人回忆说，当年西门岗确有一座墓碑刻有石国忠之墓的土堆子。好事者曾去挖掘过，结果一无所获，可能是空墓。

注③，“地道战”：即在地下挖掘隧道通至城墙脚根，然后用棺材装满土炸药，再点燃药信引爆，颇能发挥效力。

注④，当时连平州城监狱寄押有外地解来的犯人，这犯人原在太平军中干过挖掘地道的工作，是以知情，他为了保命，变节向州官泄密。

注⑤，本文发表于1993年第八辑《连平文史》。

清末连平农民抗征“耕牛税”的风波

鸦片战争以后，清皇朝的统治者，对外屈服，对内加紧进行压榨，以致全国各地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连平州知州王屋（江苏人）与本地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竟决定由乡绅江老八（麻陂

圳下人，清朝拔贡）出面承包州内一些收入较好的地方税收。江接手后，为了增加收入，擅自成倍地提高征收“牛厘”^①。这一举措，大大地增加了四乡农民的经济负担，有耕牛的农户对江恨之入骨。鹤湖、密溪等地农民便首先出来反对，每逢农历3、6、9日墟期，牛岗^②集市时他们就拒绝征收。江老八看到原定计划将无法实现时，被气得暴跳如雷。他仗着自己与州官关系密切，便决定来一个“下马威”，以便镇住那些敢于抗征的“刁民”。于是，在下一一次牛岗集市时，江指使亲信爪牙，对不交款者一律大打一顿，结果打死密溪村冯姓农民一人，重伤二人。

事发后，受害者的亲属和一大群同情者涌进州署请愿，要求严惩凶手，除去加多的耕牛税，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知州为了维护自己已得到的利益，同时又要顾全乡绅的面子，便昧着天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答应给一点埋葬费便草草结案，这就立即引起公愤，四乡农民纷纷支持受害者亲属与官府打官司，并公请民间律师颜佗杰（连平县城人）为他们写状词，派出专人到惠州去控告“连平官绅勾结，草菅人命”。惠州府迫于民意，很快便下文责成连平州知州对此事要妥善处理，以免引发骚乱。岂料州官不但不承认自己对这起案件存有偏袒，处理不公，反而咬定“刁民”竟敢在大罗头上动土——无法无天。更认为这次“刁民”闹事，完全是“状棍颜佗杰从中作祟”。于是老羞成怒，抓住颜佗杰早年曾参加过“红门三点”组织的辫子，以乱党聚众闹事为由，将颜佗杰逮捕入狱。

同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晚上，颜佗杰之子颜圣高因家庭小事与妻子发生口角，直至午夜还互不相让，其胞叔看

不顺眼，便大骂颜圣高只会与女人争吵，自己父亲被“狗官”蒙冤下狱，而不去设法解救，真是猪狗不如！第二天即初六日，颜圣高去监狱送饭并了解具体情况，得知州官王屋无法对其父亲颜佗杰罗织罪名，但又不愿轻易释放，欲让颜佗杰坐“盲监”^⑤，以泄心中之恨的内幕后，在双重刺激下，颜圣高更加恨极州官，他回家后便不顾一切，决定利用父亲原是“三点会”组织内的“三金花大哥”^⑥身份，接连写信到隆街、上坪、半江、河头、鱼潭等地给那些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请他们立即进城拯救颜佗杰出狱。这些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山大王”的徒众，接到急信，一方面为痛恨封建官吏的权势欺人，横征暴敛；另方面也出于江湖义气，义不容辞，纷纷下山潜入州城。

第二天下午约二时后，钟云澜、余绍兴、余忠俗等各路徒众已陆续在州城街上出现，当时因城小人少，一般陌生人很易被城内居民认出。乡绅江老八等人得知情况后，各有心事，急忙集中商量，认为要特别注意监狱（在今县印刷厂内）的防卫工作（因当时关押有很多重刑犯人），以免被歹徒劫狱，劫走颜佗杰，江建议立即到监狱去检查督促，可是已迟了一步，当他们一伙人踏入监狱第二道门时，有的囚犯已砸掉脚镣、手铐冲出来了，知州当场被木棒打伤。身边的警卫人员马上护着州官一行人，仓皇逃往麻陂圳下村江老八家中躲藏起来。接着州署起火，全城沸沸扬扬，一直闹至天明，各路徒众才陆续出城离去。

事后清点起来，州署被焚，州印被劫，州官家属被掳，重刑犯人全部逃之夭夭，颜佗杰也已失踪。当局只得一面上报省督，一面悬重赏捉拿颜佗杰归案。

原来颜佗杰在徒众撤离州城时已由钟云澜、余绍兴等人救出，他因受审时被打伤，行动不便，只得躲藏在城南约 20 里外的峻岐山一农户家里暂避风头。由于颜佗杰要吸鸦片烟，又特别嗜好白油榄豉和高级香烟，每逢农历三、六、九墟日，他便托乡农趁赶集之机，代为买回一些香烟榄豉之类的东西度日。不料才买了几次，就被一个闲汉温亚夫发觉，并跟踪到峻岐山一农户家门口，突见颜佗杰在倚门相望，这时温亚夫要想退回去也来不及了，四目相对，双方均感到震惊。颜佗杰不愧是律师出身，顿时就平静下来，并满脸笑容地说：

“亚夫！不用躲避，找到了我，也是你的运气来了。我已残废，活不久了，决定跟你回去投案，你快回州衙去领赏钱吧，我随后就到。”温亚夫听后，情不自禁地说：“多谢先生成全，我这就走。”颜佗杰见温亚夫离去，便马上请二位农民轮流背他抄近路经登山、东家崙小径回州城投案自首。而做着“发财梦”的温亚夫从容不迫地到达州衙报案时，州衙人却说：

“主犯已经自动投案，还领什么赏钱，分明是有意讹诈”。结果给他一顿毒打。

农历六月，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奉旨到连平办案，他个性粗暴，为人残忍，在办案过程中“急求事成”（见《连平县志》大事记），只要与该案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受到株连，结果颜佗杰一大家人被杀、房屋被烧外，其女婿及亲戚等人也遇害，总计杀了近百人。至此，因清皇朝的腐败，导致农民抗征“牛厘”而引发出“民告官”的一场政治风波，算是平息下去了，但也因此导致地方元气大伤，民生日见萧条。

- 注①，“牛厘”：即耕牛税。

注②，“牛岗”：即过去的耕牛市场。

注③，惠州府：相当于现在市一级的行政区划。当时连平州隶属惠州府。

注④，“状棍”：对当时民间律师的贬称。

注⑤，坐盲监：即没有形期的监禁。

注⑥，三金花大哥：金花是当时“三点会”组织的荣誉标志。据说金花越多的人在会内地位则越高，越受会众尊敬。

注⑦，温亚夫：州城分司街人，地痞。颜佗杰被杀后，他被上坪的绿林客诱到东门外新街桥头柿树下，用鸟枪击毙。

本文发表于 1993 年第八辑《连平文史》。

颜国华和他的第十旅

颜国华，原名首愚，绰号“颜大炮”（连平县元善镇人）。他年轻时曾随父亲在县城南街开设广福烟庄；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很有起色，在县城商业界中颇有点名气。1913 年（民国二年）县商业界推选他出席上海商务会议，回来后，大概受到会议的启发，他便积极筹集资金到广州去承包各种捐务。他先后在广州的河南、河北办起裕通银号、东成公司饷馆（即赌博馆，这是军阀统治广东时期与妓女馆同为公开的合法行业），接着到惠州去承办“东江十属药膏公司”（这是军阀统治广东时期专卖鸦片烟的机构，属官办，由私人承包）。同时颜国华又在广州与友人合股创办“先施公司”，还开设了二间米号（即粮店）。几年间，他以有限的资金把生意搞活（据说他大多数生意都不用现金交易，全凭他一句话就能使人相信），“大炮”的绰号也就由此而得。